



## 夸父後裔——太陽之子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丁學洙每天在海堤、在岸邊、在田埂旁，  
用快速的筆觸畫出初升的太陽。  
隨著太陽上升的高度，顏色由粉紅、鵝黃、金黃，  
一直到白烈的高陽，都一一在他的畫紙上呈現。  
日日豐收自然的神奇，長年不倦，  
他和台東的日出一起燃燒生命的快樂。

## 走向桃花源台東

一九六八年離開台北來到台東，原本想到台東師範任教，因校方要求筆試，丁學洙覺得自己已有任教經驗，對自己的作品與教學有相當的自信，一方面也不願意接受別人對自己的創作品頭論足，憤而改至東海國中任教。

經過抗戰的洗禮、感情的挫折，白色恐怖時代五年牢獄生活，離鄉背井，物質生活貧困，靠著藝術精神的支撐，來到陌生東部的鄉下，也有自我放逐的意思。一九七三年與排灣族原住民許草典女士結婚，生活上有人照顧，總算安定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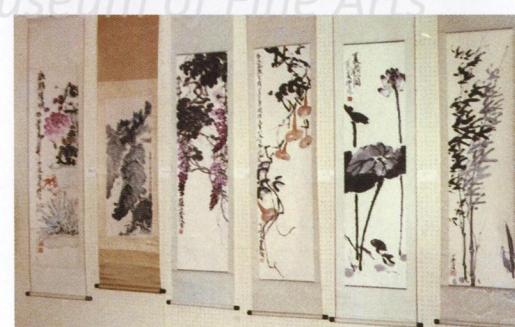


丁學洙參加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的五年祭。(圖片提供 | 丁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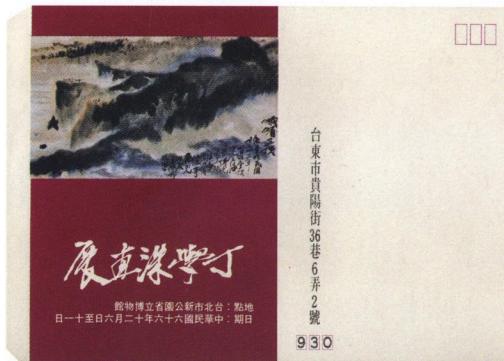


1982年丁學洙與妻許草典及子丁一中攝於台東家中。(圖片提供 | 丁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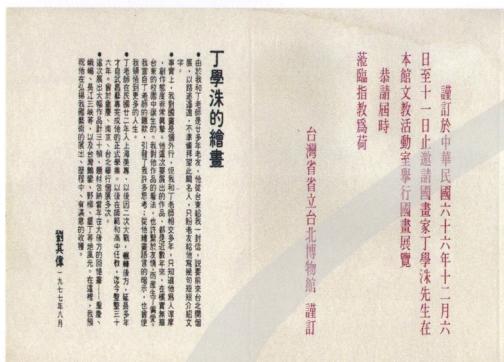
在升學主義的時代，美術老師其實不被學校重視。丁學洙也是獨來獨往，加上鄉音的隔閡，學校的教學沒太大成就感，幸好台東的安徽同鄉會的鄉親，給予許多精神上的慰藉，但創作上停留一段時間，只有一九七七年在台北新公園省立博物館舉辦個展，一九七八年台東社教館舉行國畫展覽。這時期畫作都以傳統國畫為主，牡丹、紫薇、梅蘭竹菊或是大陸山水。如〈長江三峽〉、〈重慶霧色〉、〈峨嵋遠眺〉等。



1977年丁學洙在台北新公園省立博物館個展會場情景。(圖片提供 | 丁一中)



930



台北新公園省立博物館個展請帖。(圖片提供 | 丁一中)



(左)丁學洙 | 春風化雨雙燕長 | 1977 | 彩墨 | 90×45公分  
(右)丁學洙 | 豐年 | 1977 | 彩墨 | 90×45公分

## 叫太陽起床的人

一九八〇年丁學洙自國中教職退休，給他一個很大的改變，因為身心得到自由，又開始創作。一九八五年經李德的推薦，丁學洙獲得中國畫學會金爵獎(水彩類)，這對他又是一個很大的鼓勵。一九八六年學生邱藤芳送他一盒粉彩，丁學洙便開始用粉彩寫生，創作大量以台灣為主題的粉彩作品。



丁學洙生前所用的粉彩。



1985年丁學洙獲中國畫學會金爵獎。(圖片提供 | 丁一中)



### (一) 後山日先照——台東日出

台東的太陽是從太平洋的海面上升起的，剛出海面時為橙紅色，隨著高度的上升逐漸轉為金黃，海面上波濤盪漾，天地間猶如掀開布幕的舞台，宣告一天的開始。

二十世紀《世界地理雜誌》在全球各地辦理千禧年第一道曙光的活動，台東為其中的一個觀日景點，自此，人們才知道，台灣日出最早的地方是在台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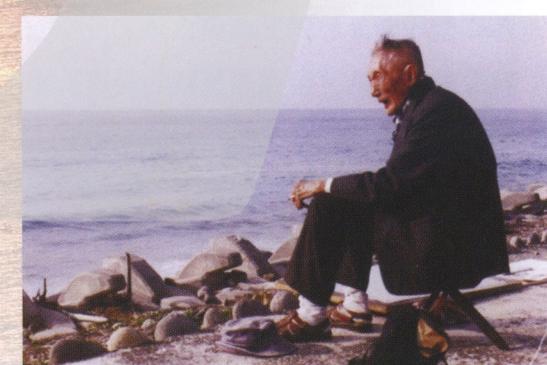
丁學洙心裡常常竊笑人們的遲鈍，不會享受台東的美景，他每天都是太陽神的第一個朋友，在海堤、在岸邊、在田埂旁，他用快速的筆觸畫出初升的太陽。隨著太陽上升的高度，顏色由粉紅、鵝黃、金黃，一直到白烈的高陽，都一一在他的畫紙上呈現。日日豐收自然的神奇，長年不倦，他和台東的日出一起燃燒生命的快樂。

### (二) 靈感的泉源——杉原灣、小野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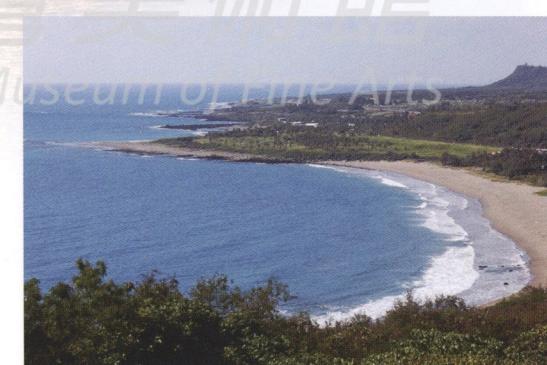
東海岸的杉原灣、富岡小野柳是東部海岸最美的地方。丁學洙喜歡黎明就到富岡海堤等待



丁學洙與林永發師生於富岡海邊寫生留影(圖片提供 | 林永發)



丁學洙東海岸寫生留影(攝影 | 林永發)



杉原灣(攝影 | 許家緯)

晨曦，捕捉太陽從海上徐徐升起的光采。燦爛的陽光和海上波濤，交織成生命的樂章。

小野柳海岸的地層，是由砂岩和頁岩交互沉積而成，因為砂岩、頁岩軟硬度不同，海水長期侵蝕，形成自然起伏富有規律的外貌，在東部景觀中獨樹一格。富岡漁港船隻進進出出，形成特殊景觀。

杉原海灣位於東海岸都蘭海灣的灣中之灣，使砂石易於堆積，河床坡度小，形成連綿平緩的沙灘，大批遊客常來弄潮戲水。遠處又有綠島搖盪於蔚藍的大海中，是台東有名的景點。丁學洙常利用早晚來杉原灣寫生，享受這美麗的山海景觀，東海岸是他創作靈感的泉源。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丁學洙 | 日出 | 1996 | 粉彩 | 56×77公分

### (三) 炙熱的生命在稻田上燃燒

因地理環境因素，台東開發較西部晚，不適宜發展工業，至今仍以農業為主，故今日在台東市區仍然可以看到許多稻田。

丁學洙晚年因體力的關係，有時就會在住家附近的中華路旁，畫稻田和天空的景象。田園系列作品中，丁學洙用顏料的張力、濃烈的顏色，讓稻田的綠色在橘紅的天空燃燒出生命

的熱力。有時太陽在畫面近景的正中央光芒四射，像一輪火球，直接逼視，讓人心跳加速。有時太陽在遠處的上方，斑斕的雲彩和金黃的地面融為一體，是力道的勁美。有時天空像一匹錦馬奔馳幻化出生命的絢麗，丁學洙的田園是太陽君臨天下的壯美，丁學洙的稻田風光，雲彩紛飛、自在遠眺，丁學洙的畫讓我們發現台東的稻田原來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台東稻田景象 (攝影 | 許家綺)



## 一條回家的遠路

自一九四七年（三十五歲）離開大陸到台灣，經過四十五年的時間，八十高齡的白髮老人丁學洙，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回到童年生長的地方安徽渦陽。見到自己的妻兒，心中無比的興奮，但也充滿感傷，回鄉第一件事是祭拜祖墳，並向太太跪下表示歉意。離開家門半個世紀，未盡一個父親的責任。政治拆散了家庭致使兩地分隔，如今終於能夠與妻兒子孫見面，



吳國亭 | 秋色斑斕 | 彩墨 (圖片提供 | 吳國亭)



丁學洙重敘天倫。(圖片提供 | 丁一中)



丁學洙 (左二)返家祭拜祖墳。(圖片提供 | 丁一中)



丁學洙返鄉探親時，和五十年前他教過的扶輪小學學生吳國亭重逢。(圖片提供 | 丁一中)



丁學洙在父母墳前痛哭。  
(圖片提供 | 丁一中)

重享天倫之樂。在子孫陪同下丁學洙到渦陽四處寫生，回憶舊景。更令他高興的是，五十年前在扶輪小學教過的學生吳國亭，已經是江蘇美術館有名的專業畫家，輾轉打聽到丁學洙回鄉的消息，師生終於約在南京見面。只因丁學洙在安徽渦陽老家，當時正逢冰天雪地，但因對家鄉的強烈情懷，激發他創作的熱情、衝動，忘了自身的年齡與體力的負荷，於是染上傷風。丁學洙雖有病在身，但仍抱病由子丁一中及在大陸的女婿陪同，包車一路直奔南京。因身體虛弱再加上一路舟車勞頓，於是借住吳國亭住處，經二日調養及吳國亭夫婦細心照

料，隨後再由子丁一中陪同返回台東。丁學洙以幽默的口吻對他的孩子形容此次歸鄉有如熱帶魚丟入冰水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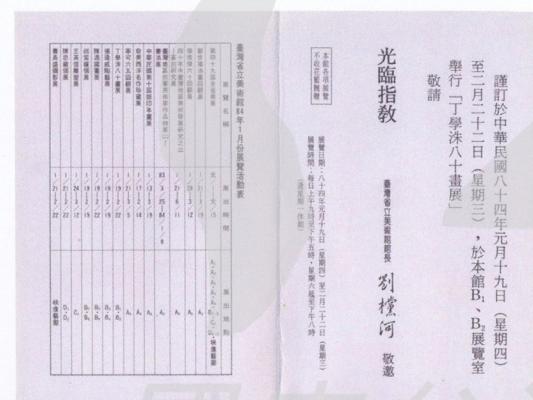
丁學洙 | 橋 | 1944 | 水彩 | 27×37公分 |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同年七月在台東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八十回顧展」，同時積極的想再回大陸接妻女們到台東團聚。正好在一九九五年二月於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丁學洙八十畫展」結束之後，館方有意收藏丁學洙五十年前大陸時期所畫的三張水彩，分別是：〔渡船〕、〔橋〕以及〔三峽〕，購藏價格共計十二萬元，他雖然不捨，但不得不割愛，因為有了十二萬元，太太和女兒到台灣的旅費就有了著落。

丁學洙返鄉後，創作許多以家鄉為主題的粉彩。雖然是西畫粉彩，卻能融入東方繪畫的筆墨，例如枝幹的表現，用粉彩筆卻能畫出毛筆的趣味。(頁70-73)



丁學洙 | 三峽 | 1944 | 水彩 | 26.5×38.5公分 |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丁學洙 | 渡船 | 1941 | 水彩 | 26.5×38公分



1995年於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丁學洙八十畫展」。(圖片提供 | 丁一中)

## 揮灑生命成太陽——粉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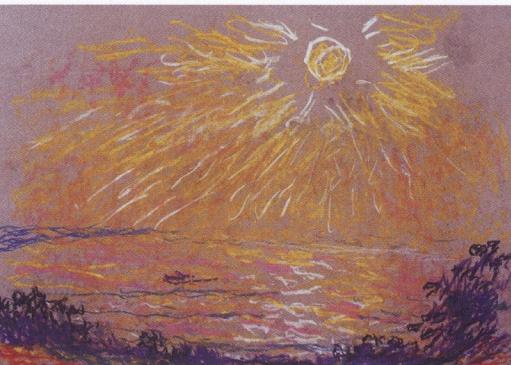
丁學洙晚期大量的粉彩畫，主要有【田園系列】和【海天系列】；粉彩的特性非常符合他「眼花手抖」的身體。他愛寫生台東的海天和田野風光，表現東部的陽光和空氣。早晨台東的天空光色變化多端，天空與海的顏色變化，呼吸吐納與大自然連成一氣，靈感來了，迅速下筆，如有神助，常在半個小時即完成作品，在

造形構圖上天空常佔了四分之三的畫面，偏愛用黃紅、黃綠來表現天空，用粉紅表現太陽的金光，用淡黃、淡綠表現地面，再以暗紫色表現近處樹石，或用黑色加點景人物，畫面艷而不俗，簡單而豐富。天空與水平面的關係處理得極好，線條多而不亂，富節奏感。補色的應用增加畫面活潑性和層次感，海天一色，點景漁舟蕩漾，頗有趣味。有時海水青綠一片，浪花起舞如聞濤聲，斗方小景卻能表現天地遼闊的無限生機，例如太魯閣、富岡海濱晨曦等地的寫生作品。



丁學洙 | 金色田園 | 1996 | 粉彩 | 56×77公分

## 如何畫粉彩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丁學洙 | 海天光色之美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丁學洙認為畫粉彩畫，要把握光色運用、色調調和、對比和互補色的應用。畫粉彩的要訣，要有基本的生活態度，一是天才，二是膽大，三是視覺靈敏，四是技法純熟，五是多觀察領悟，六是通古知今，而且要日日鍛鍊，時時寫生。

用眼睛看重要，不想這，不想那，用直覺觀察天空，上至頭頂，下至地平線，看天空光色的變幻。色調或紅黃，或黃色帶紅(粉紅)或橙紅發紫，外襯嫩綠加上日光照射，雲霧變化美極了，觀察天空近景中景遠景，各向上三十度及向下三十度，色彩的變化，尤其日出的天空和太陽美艷的亮度互相輝映，變化非常豐富。空間的變化需加線、加面，再襯以地平線下地面色彩的柔美混合，天地濛濛劃分，又有對立之美，感覺非常強烈。

### 粉彩畫

粉彩是丁學洙七十四歲以後最常用的寫生媒材，一方面丁學洙顫抖的手容易控制，以及色彩混合重疊的特質，適合他的表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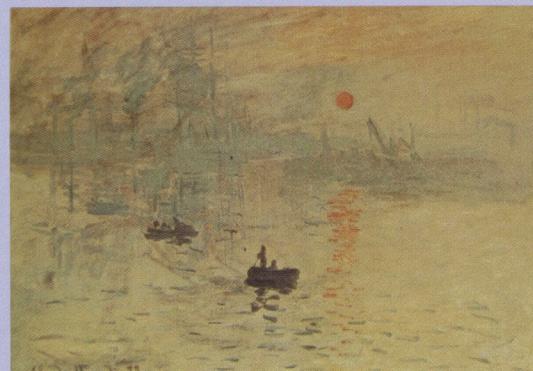
粉彩是粉狀色料結合阿拉伯膠而製成的條棒，作畫時可以手指塗抹以混合色彩和色調。早期粉彩多被使用在素描上，像賓加(Edgar Degas, 1834-1917)擅長用粉彩捕捉芭蕾舞者的姿態，將色彩微妙的變化表現得淋漓盡致。



賓加 | 芭蕾舞明星 | 1876-77  
粉彩 | 58×42公分

### 丁學洙【海天系列】風格說明

以粉彩寫生為主要創作媒材的【海天系列】作品，是丁學洙晚期作品中非常重要且深具特色風格的經典佳作。西洋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追求光和色彩為主要主張，其中克洛德·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更是印象派畫家的主要代表者，一八七二年的《印象·日出》開啟了印象主義之門，也道盡了莫內對光和色彩的熱愛與追尋，自由豪放的筆觸，完全跳脫歐洲傳統繪畫風格窠臼，藉著藝術家獨特的個人感情流露與表現，在千變萬化的色光中，情感濃烈的彩光交融，展現出作品與天地合一的高超境界。莫內的創作風格和態度，深深感動著生活在東台灣的丁學洙。晚年即以粉彩面對生活過了二、三十年的東部海岸，旭日東昇，如他熱愛生命的創作源泉，排山倒海的創作努力，將東台灣的日出彩霞，化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經典佳作。筆法極簡有力，氛圍的掌握，更是他內心情境的真誠表露，簡約的線條，更能突顯東方藝術家從書法線條美感中，提煉出的精髓美感。



莫內 | 印象·日出 | 1872 | 油畫 | 48×63公分 | 巴黎·馬摩坦博物館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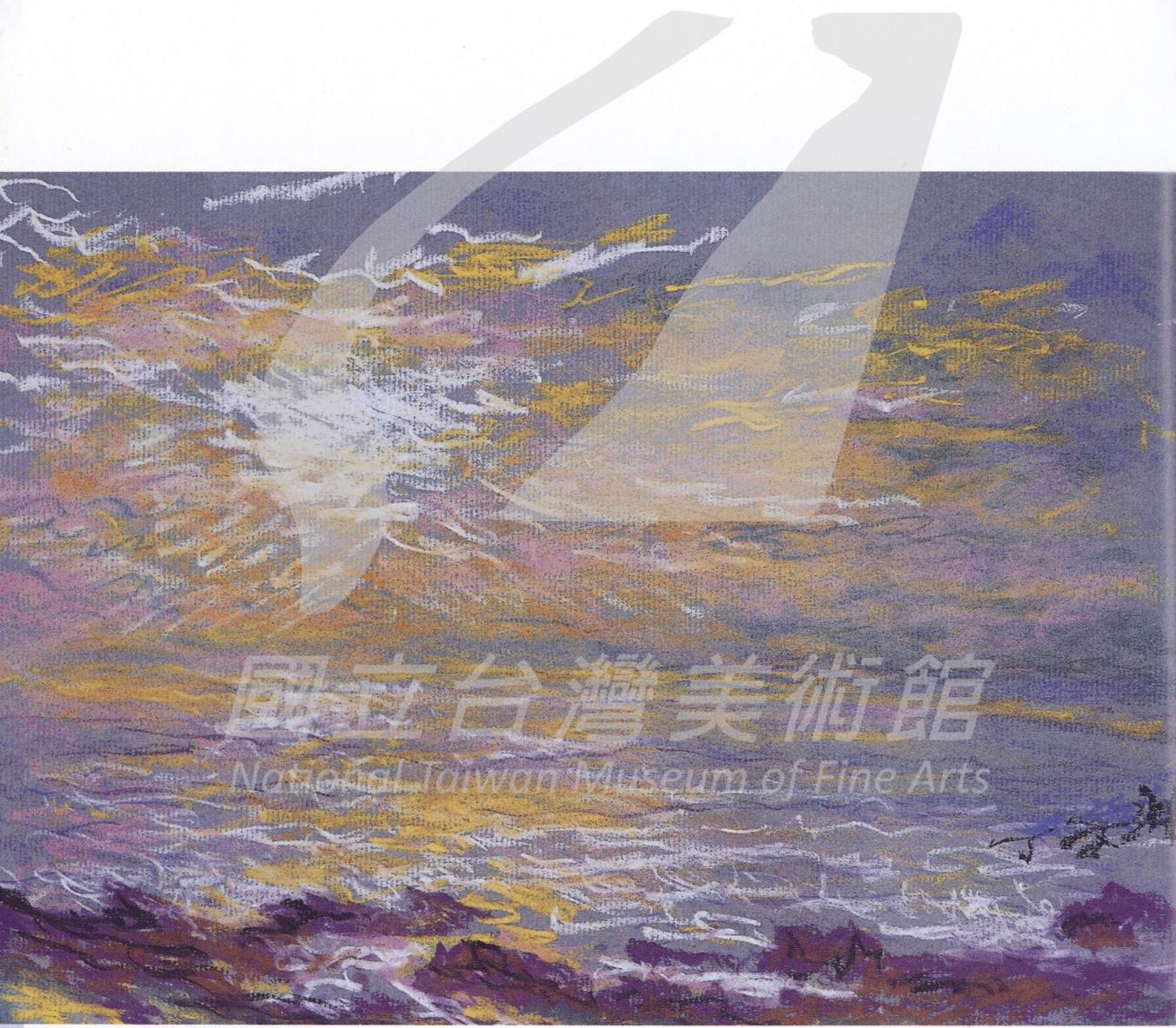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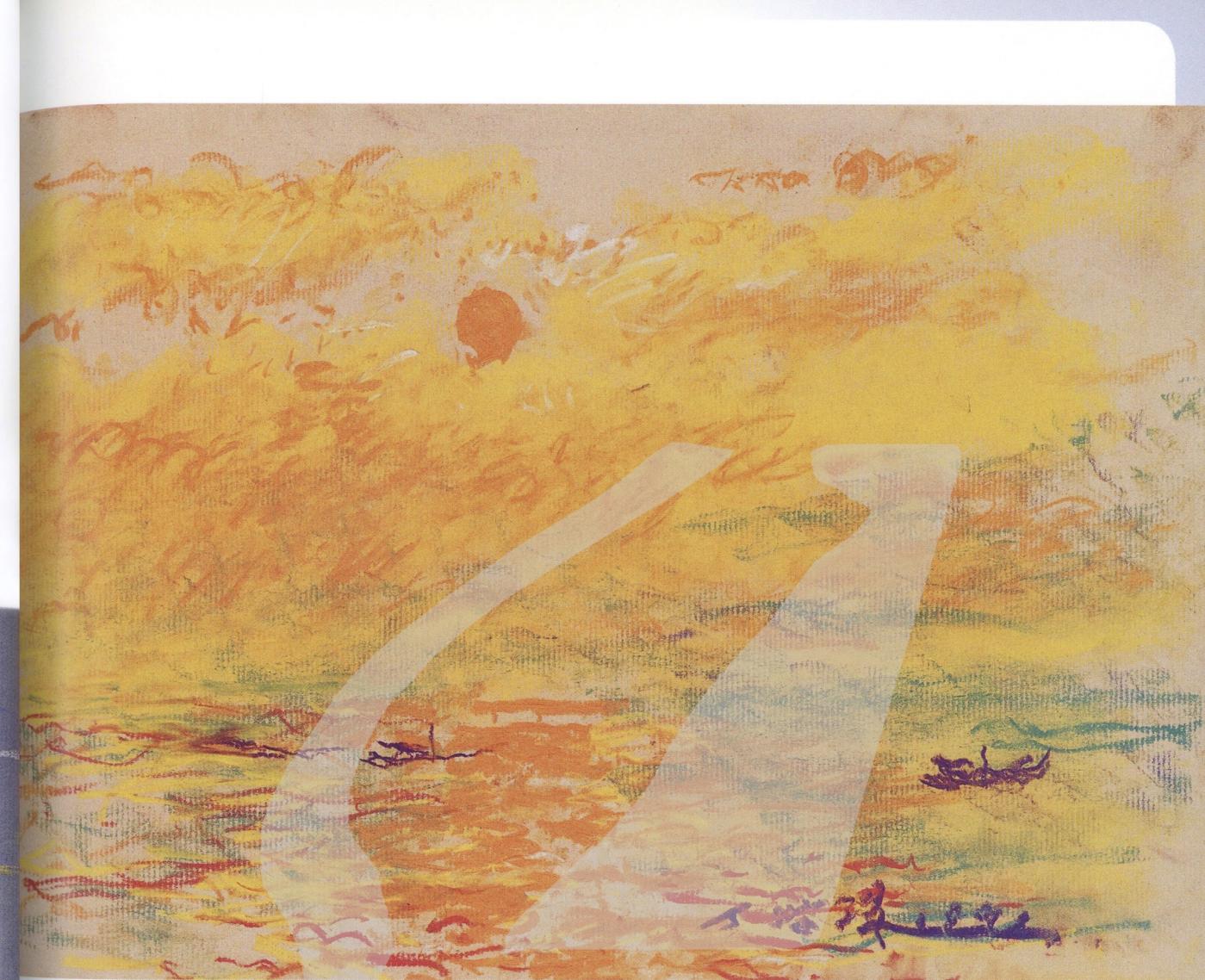
太陽從海上升起不久，金黃色的光芒灑在海上，漁船漂蕩其間。用更浪漫自由的筆觸表現霞光，海上閃爍的波濤起伏，天空、太陽、漁舟、珊瑚礁分開來看，什麼也不像，合起來看充滿著自然的生機。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丁學洙 | 海天系列——浪光巨石之美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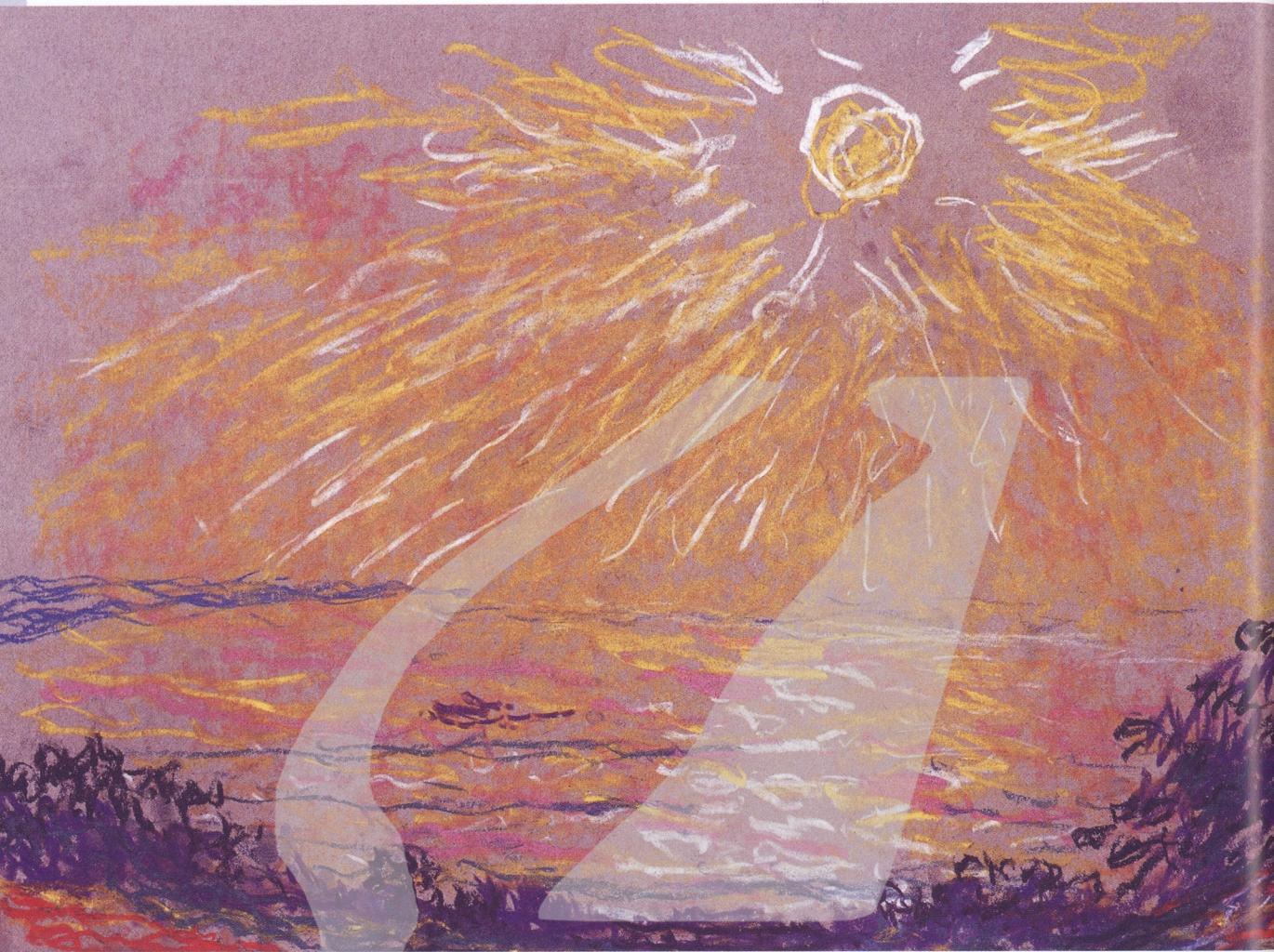
東海岸是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板塊擠壓出來的特殊地形，尤其富岡到小野柳一帶，礁石變化多，海浪衝到礁石激起浪花，形成東海岸的天然景觀。太陽從雲層中射出金光，照耀大海礁石，粉紅的天空，紫色的海面礁石，畫在水藍色的粉彩紙上，活潑、統調而明亮。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剛跳出海面的太陽從金黃色的雲彩間露出臉來，人們看了都會有驚喜的感覺，海面上漁舟出航有聚有散，天空以黃色、橘色混合的變化，配上綠色的補色，增加海面的變化。紫色漁船配合簽名，三艘船和丁學洙的簽名輕重和聚散的排列，不但穩定而且有規律和秩序，天空和海面非常和諧穩定，讓欣賞者更能靜下心來。這幅粉彩畫同時畫出水彩渲染的效果。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天空艷麗如少女粉面，海水清綠一片，像是女孩衣裙，浪花起舞、漁舟蕩漾，好美。

丁學洙在一系列的海天作品中，不斷的描寫太陽，猶如爸爸看女兒的成長，永不厭倦。在不斷與海與太陽的對話，他在繪畫的領域中，對大自然的體會當然比別人都深刻。而且他不是去刻一個太陽的外形，而是連接太陽與大地的關係，連接太陽與個人生命歷史關係，也表現個人對太陽亮光的追求和對於愛與善普世價值的實踐。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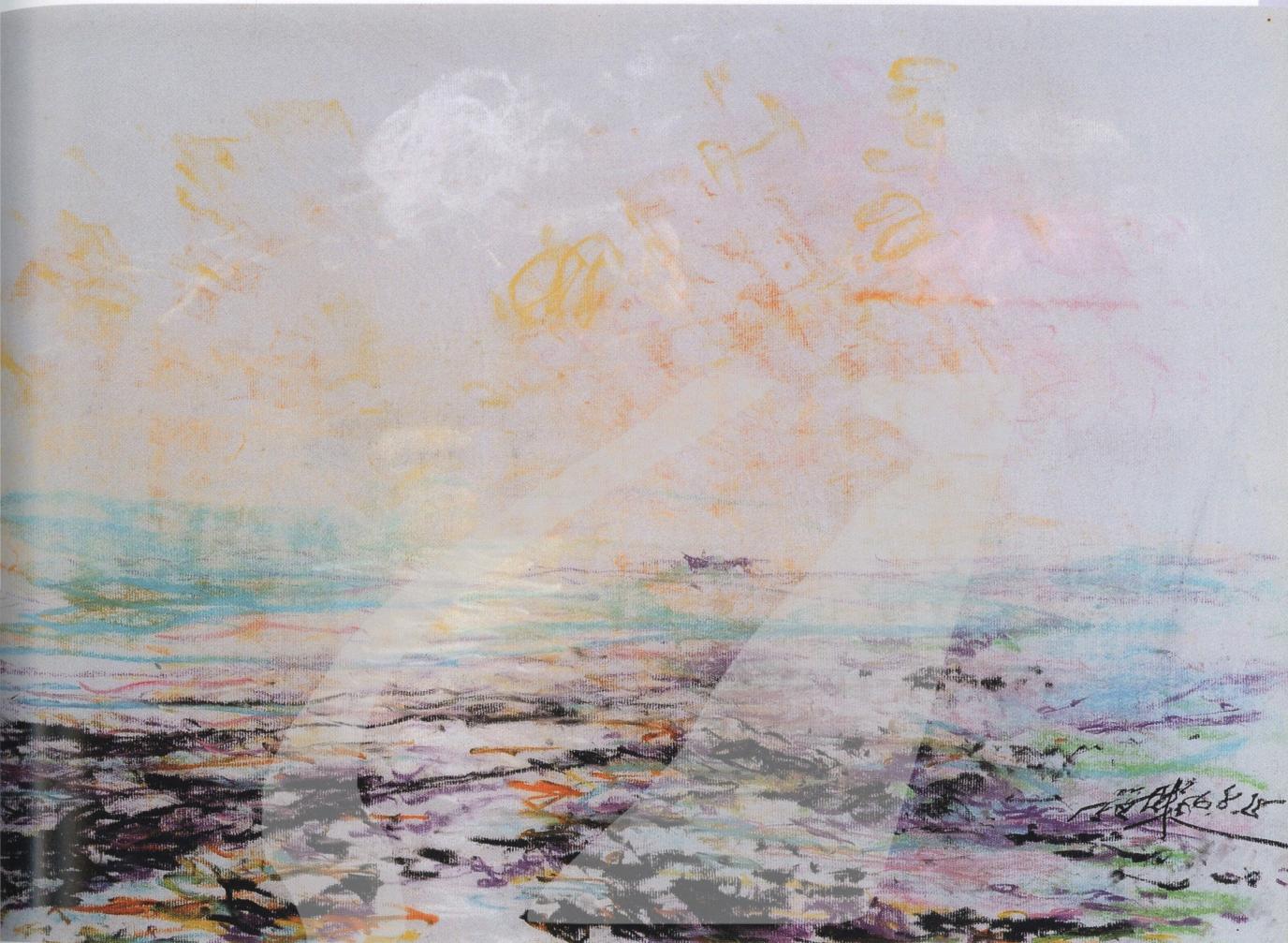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此幅不用強烈對比的色彩和直接有力的線條，而用較多的柔和混合的色彩，海面用長線條拉出浪溝，簽名也和海連成一體。紫色礁石之外，加以石綠強調前面的光色，面對太陽，面對一張新的畫紙，丁學洙也用新的心情去度過每一天新的生命，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敬佩。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1987-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月有陰晴圓缺」，沒有露臉的太陽，在濃稠的雲層背後，隱約從隙縫中，射出火紅光芒，如破繭而出的生命，從天體的白繭中不斷湧出，雲層濃厚的東台灣，依舊美麗。



丁學洙 | 海天系列 | 杉原日出 | 1997 | 粉彩 | 56×77公分

「師法自然，各行其是」，同樣的山同樣的海，但是每個人因生活情調不同，對人生看法有別。所以雖然師法自然，但各走各的路。自然就創造出個人的風格。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莫內 | 乾草堆系列：日落 | 1891 | 油畫



莫內 | 乾草堆系列：夏末清晨 | 1891 | 油畫



莫內 | 乾草堆系列：冬景 | 1891 | 油畫



莫內 | 乾草堆系列：秋天傍晚 | 1891 | 油畫

### 莫內與丁學洙的【大陸系列】

克洛德·莫內 (Claude Monet, 1840-1926) 是一八六〇年代晚期至一八七〇年代早期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m) 的創立者之一，而且只有他一人終其一生堅持印象主義的原則與目標。其篤信不移的藝術信仰，引導他和同時代的雷諾瓦等畫家們度過敵對與困乏的日子。他的代表作品 (印象，日出) (Impression Sunrise) 為印象主義贏得其嘲弄性的名稱。

晚期的一些連作，約一八九〇年以後 (白楊樹) (Poplars)、〔盧昂大教堂〕 (Rouen Cathedral)、〔乾草堆〕 (Haystacks) 等，側重於同一主題在不同光線和空氣下變幻無窮的外觀。因而油彩記錄下來的，不是所見物體的外觀，而是觀照的過程。

丁學洙也許受莫內的影響，喜歡畫家鄉的稻草堆，常問筆者：「我和莫內比起來如何？」說他比莫內更有自己的風格。

〔大陸系列二〕用藍色粉彩底紙，丁學洙以桃紅和暗紅表現稻草堆，顏色非常突出。地面用較艷的大紅色，將地面受光的部份，達到強烈的效果。藝術實在嘗試，能用別人不敢用的顏色，不借用別人的造形，落實個人生命和藝術本質的探索，那就是個人風格形成的關鍵。

〔大陸系列三〕前景主要有三個稻草堆，以暖色表現，黃色、橘色、紫色互用，原色中間色的混合，增加稻草堆的質感和變化，背後樹叢以寒色（藍色調）襯托，樹枝線條雜而不亂。地面寒暖色雖陳，但空間的秩序和規律，讓我們感受到冬天的生機。他常常自比莫內和梵谷，中西繪畫的表現中，也許生命和自然就是他們的交集。



丁學洙 | 大陸系列 | 1992 | 粉彩 | 26.5×38 公分

# 國立台灣美術館

#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丁學洙 | 大陸系列 | 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一九九二年丁學洙八十歲回大陸探親，正好是過年，冰天雪地美極了。丁學洙畫了三十多張未能盡興，日光、雪地、小樹、行人，憶起童年往事，創作不少作品。

回到家鄉，冬天下雪。丁學洙如同當年他在家鄉的習慣，出去寫生，只是以前用水彩，這回用粉彩。藍色、白色是地面，拿起黑色粉彩當毛筆自由揮毫，樹枝造形非常自由，線條粗細輕重，各具姿態，聚散有致。右邊加上三位路上行人，加重構圖上右邊的份量，使畫面也有變化。地面水藍色，強調加線加面，表現國畫空靈的境界。





丁學洙 | 大陸系列 | 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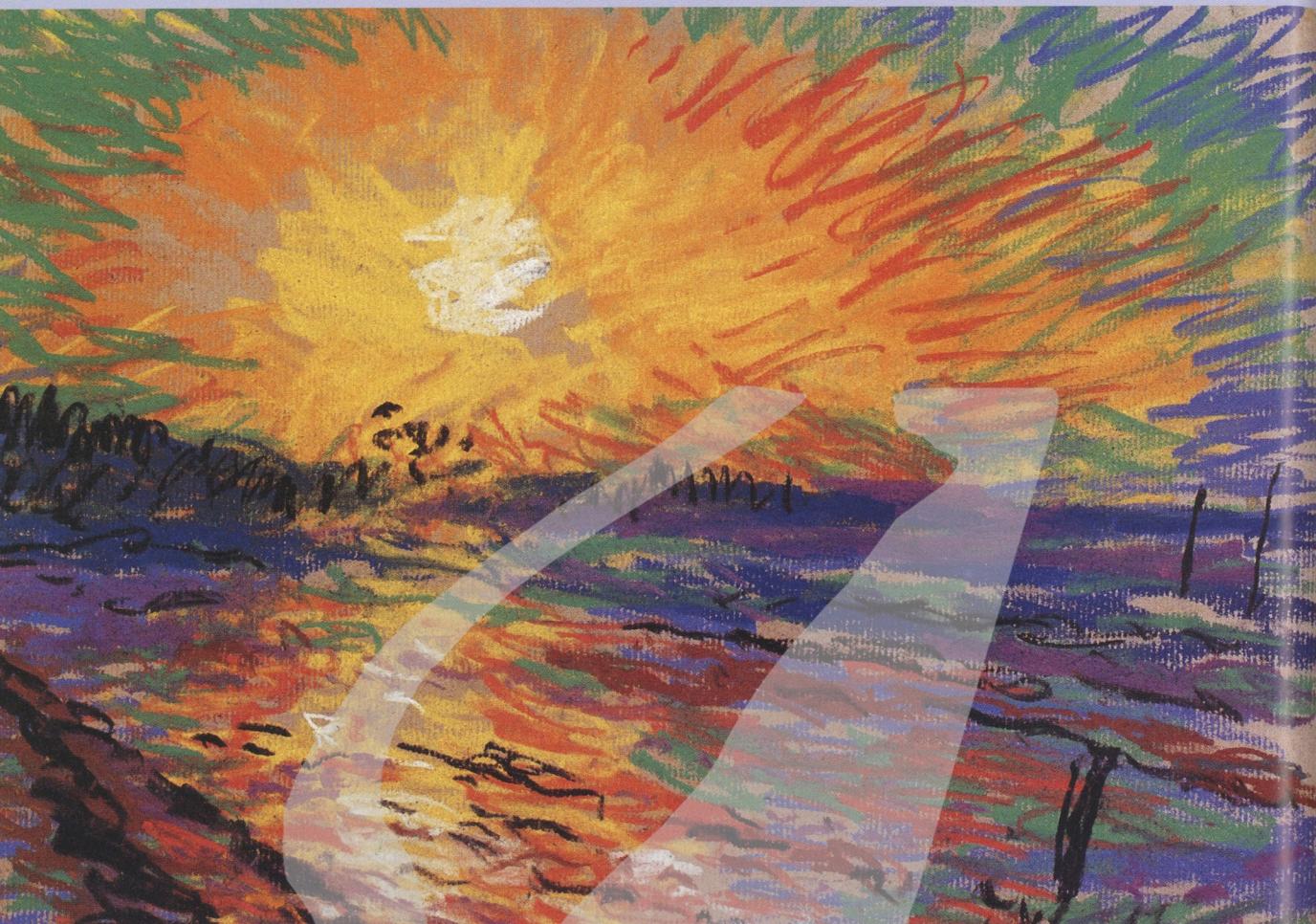
冬天的太陽，普照大地，路旁有枯樹、行人。天空金黃的亮色和地面紫色的暗色，形成強烈的對比。大自然的顏色和形質，經過丁學洙淨化、純化、美化後，再現自然。



丁學洙 | 大陸系列 | 1992 | 粉彩 | 26.5×38公分

一九九二年丁學洙回大陸故里探望妻女，這也是他闊別數十寒暑第一次返鄉。<sup>1</sup>嚴寒的冬季，陽光罩了一層面紗，灰藍的天空、灰藍的大地，沒有台灣東部海岸的濃烈熱情，遼闊的原野，只有草堆與枯樹枝，粉彩寫生故鄉，有些感傷。中景的點景人物，似如自己生命滄桑的寫照。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丁學洙 | 田園系列 | 1986-1990 | 26.5×38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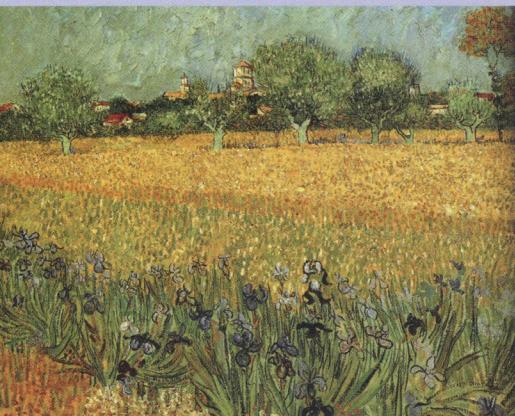
### 梵谷與丁學洙的【田園系列】

文生·梵谷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荷蘭村莊牧師之子，初與其弟西奧 (Theo) 在海牙、倫敦、巴黎為畫商工作。其後，在比利時波瑞納及煤礦區傳教，深刻體驗礦工的貧困。

梵谷在荷蘭時期表現的特色是：用色陰暗、造形滯重、描繪主題為農民及農務。回到巴黎後，採用印象派畫家的技法，曾一度傾向秀拉的點描法，題材則轉向花卉、巴黎、景物、人像畫及自畫像，如此的轉變使他嘗試到新的觀念。

到了亞耳後，他畫了許多色彩明亮、生動、充滿感情及對光的表現風景畫及人像。在聖雷米及奧文斯完成的作品，鮮活的色彩、陰鬱而如火燄的筆法，充分顯露出他受折磨的精神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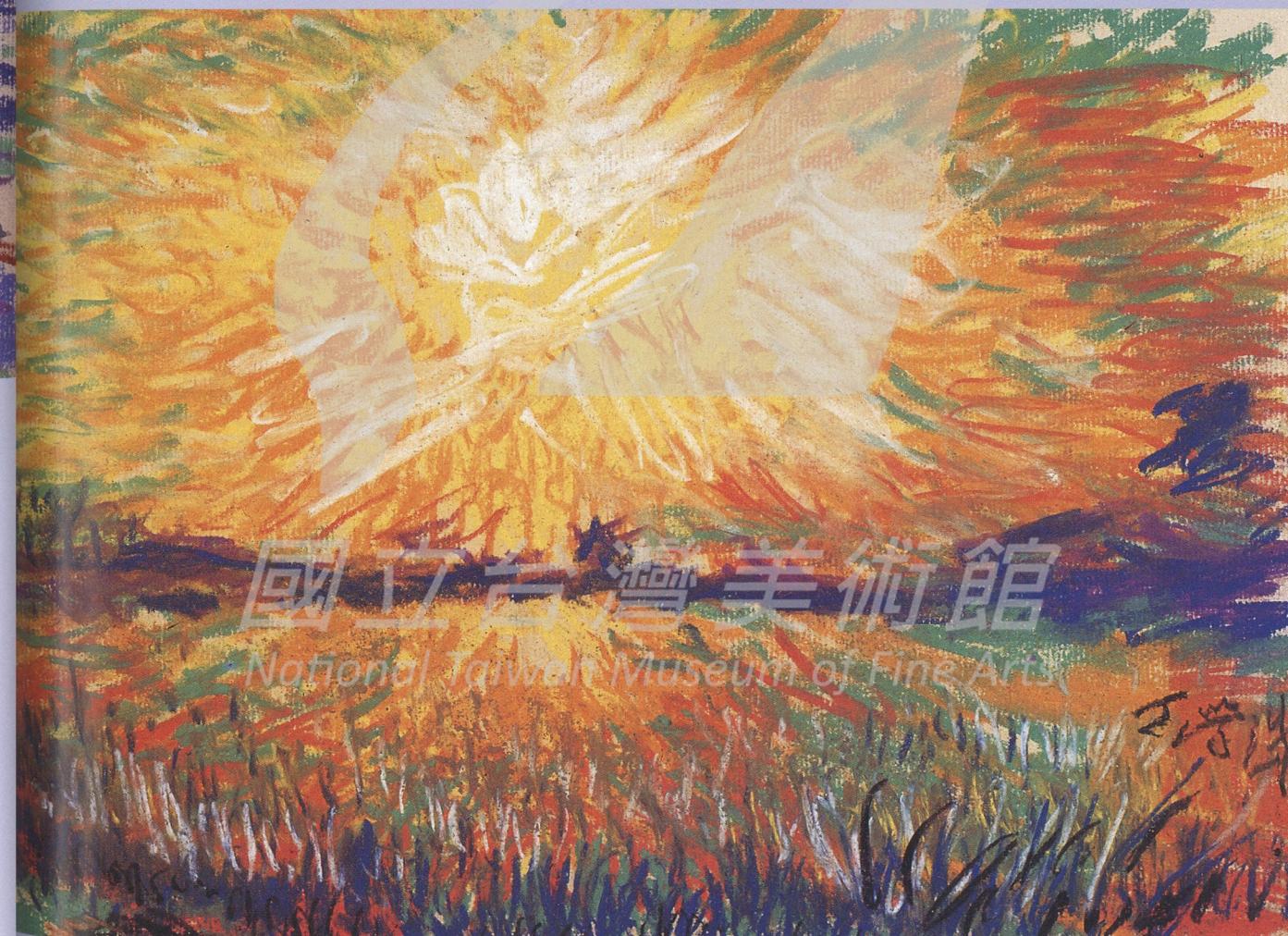
丁學洙曾跟他的孩子說過：「我比梵谷還偉大呢！」之類的話，可見梵谷是他心目中的標準。兩人的生命與畫風、技法，確實有許多雷同的地方。丁學洙晚年的【海天系列】與【田園系列】中的太陽與線條，與梵谷幾乎交織相融。惟丁學洙的生命觀是不卑不亢，始終如他畫的熾熱驚爆的太陽一樣。



梵谷 | 有鶴尾花的麥田 | 阿姆斯特丹梵谷基金會藏



梵谷 | 自畫像



丁學洙 | 田園系列 | 1986-1990 | 26.5×38公分



丁學洙 | 田園系列——天空霞彩 | 1997 | 粉彩 | 55×80公分

寫生是丁學洙創作靈感的泉源，也是生活的方式，幾天沒寫生的話，身體就會像生病一樣。來到台東的生活非常恬靜，尤其退休之後，日出時邁步田邊，日日在日出光芒照射下，觀察田野風光，賦予每一幅畫深刻的感情，所以每天都有繪畫進度，藝術感情漸進發展，將生命融入畫中，每天寫生的粉彩作品就像他生的小孩、他的生命。

太陽對丁學洙而言是溫暖，是希望，是青春的象徵。他看太陽低頭微笑，就陶醉其間，常常感嘆人為什麼那麼笨，不會去海邊看她。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丁學洙 | 田園系列 | 1986-1990 | 粉彩 | 26.5×38公分

丁學洙眼中的太陽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不是概念式畫圈圈的太陽。

先用土黃色打底，中間色朱紅色重疊粉色，再加綠色補色，製造對比層次。地面的顏色以冷色為主，石綠的地面再以藍色加線加面，加中間的樹叢，再用紫色、黑色加立面的樹枝，最後用最亮的白色強調太陽和地面受光的變色。整幅畫面，利用樹的高低層次和非常有節奏和韻律感的筆觸統整畫面。



丁學洙 | 田園系列——綠野芊芊 | 1986-1990 | 粉彩 | 26.5×38公分

丁學洙對色彩的感受特別敏銳，尤其是鮮艷的綠色特別偏好，能把綠色用在不同的位置，搭配適合的顏色，相互對應，讓畫面鮮活起來。

地面綠野，綠草芊芊，配以金黃色的稻田，顯得更加燦爛，天空金黃色的雲彩與地面相映成趣。

丁學洙畫面的經營不是畫一棵樹木、一朵雲彩、一塊稻田，而是追求畫面整體的經營，自然渾成一體。



丁學洙 | 田園系列 | 1986-1996 | 粉彩 | 26.5×38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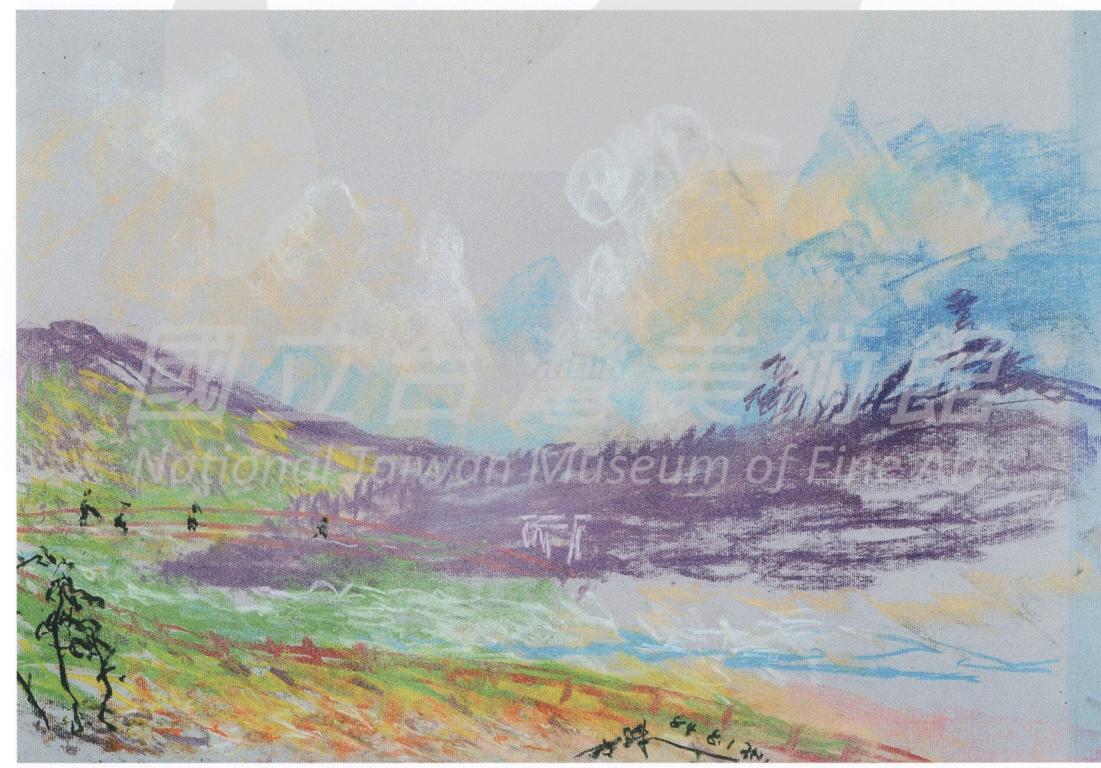
丁學洙 | 黃昏的稻田 | 1997 | 粉彩 | 55×80公分 (圖片提供 | 林注進)

丁學洙喜歡用有底色的粉彩紙作畫，一方面身體容易控制彩筆的運動，一方面色紙的畫面有整體感。黃色、金黃、橘色、綠色是稻田地  
面的主調，他的筆觸活潑、靜中帶有動感，畫面中間的椰子樹表現南國風味，線條自然，層次豐富。正要下田的農夫點綴其間，使畫面  
更加平衡。



丁學洙 | 初鹿牧場 | 1995 | 粉彩 | 56×77公分

灰藍為底，鵝紫勾勒牧場遠方山丘，中景草原以暖色銘黃和寒色綠野產生濃烈對比。牛群悠遊其中，筆趣生動，畫面景深遼闊，粉彩  
寫生更能掌握台東自然風貌。



丁學洙 | 知本內溫泉寫生 | 1995 | 粉彩 | 55×80公分

初看丁學洙的畫作覺得沒什麼，仔細看又覺得有東西，總會引人遐思，令人回味無窮。因為他不是直接的描述，而是帶有「意蘊」鮮豔  
的色彩，隱約有種神秘感，簡單的形和塊面的組合，又很容易讓我們進入他的畫面。



丁學洙 | 台東縣立文化中心 | 1997 | 粉彩 | 55×80公分

丁學洙較少以現代建築為題材，此幅為晚年粉彩佳作，是捐贈給台東縣政府的作品。主體建築用暖色系，左邊另一棟建築用黑色和深褐色作中景。前景人物和富有變化的樹叢，讓畫面變得生動有變化，在橫直交錯的線條中取得整體空間的平衡和穩定。



丁學洙 | 花蓮太魯閣寫生 | 1993 | 粉彩

此幅描寫太魯閣公路旁高聳的峽谷，丁學洙用粉彩寫生，以V字形構圖表現重疊山巒。色彩的輕重、彩度的高低如水墨濃淡的表現山的遠近。底下的河流及公路用許多線條堆疊組成，亂中有序，整體畫面一氣呵成。